

频次对外语学习者隐喻习得影响实证研究^{*}

——基于使用语言观视角

◎ 魏 清

摘 要: 基于使用语言观理论的视角,以调查问卷、E-Prime 2.0 测试软件和 SPSS(16.0)为工具,笔者对 107 名非英语专业学生在高低频隐喻的接受度、理解用时及应用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频次对外语学习者隐喻习得的显著影响主要表现为:外语学习者对高频隐喻表达接受度明显高于低频隐喻表达;外语学习者理解高频隐喻表达所花时间明显少于理解低频隐喻所花时间;外语学习者产出的高频隐喻表达数量高于低频隐喻表达数量。

关键词: 频次 隐喻 基于使用的语言观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纲领

(一) 本文的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基于使用语言观的不断发展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基于使用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兴盛起来,并被应用到语言学中研究实际交谈中的话语及语言结构的形成。

基于使用的语言观认为,语言知识是在人的生理条件、认知机理和语言事件高频率出现的基础上建构的,其中频次是动力。^①第二语言的习得(简称二语习得)与其他知识一样,是通过经验学会的,学习者从输入中接触到众多的形符(token),经过加工后作为类符(type)储存起来;而后,通过归纳概括出高层次的类符。在此过程中,有两类因素至关重要:主观因素是学习者的动机和注意;客观因素是语言的频次,具体包括形符频次(token frequency)和类符频次(type frequency)。因此在二语习得中,基于使用的语言观重视语言使用(usage)、频次和接触(frequency and exposure),它们对于培养二语学习者语言互动和建构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受到基于使用的语言观的启发,一些学者开始将基于使用的研究方法和范式应用到概念隐喻中来。基于使用的隐喻观认为基本隐喻的规约化是受类频的影响,即语言隐喻均是来源于同一映射的;语言层面的规约化则是形频的影响,即隐喻语言表达的符号形式。基于频次的观点,提出隐喻的规约化是由:隐喻在一个语言社区的应用广泛性以及个体语言使用者的头脑中的固化深度共同决定的。^②随之

^{*} 本文系绍兴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互联网+’背景下非英语专业大学生隐喻能力研究”(SGJ19049)的结题成果。

基于使用的隐喻研究便成为隐喻研究的新动向,并成为该领域新的发展趋势之一。

(二) 基于使用语言观的隐喻研究概况

目前,二语习得中的隐喻研究大多都是在概念隐喻理论框架下进行的,研究基本上是对比中西思维方式下产生的隐喻体系的异同。虽然近几年的概念隐喻研究开始探讨文化差异以及意象图式差异对隐喻变化的影响,但这些只是从概念层面对隐喻拓展进行研究,忽视了语言层面上的隐喻研究。随着基于使用语言观的发展,频次在语言习得中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因此,以此语言观为理论背景,借助语料库,通过频次来研究隐喻习得的相关研究方兴未艾。

在其他学科领域里,频次对隐喻的作用研究则由来已久。相关学者曾从心理学视角研究隐喻的先前经验是如何直接影响隐喻的储存和理解的。结果发现,隐喻性的习语以及公式化的隐喻被使用者理解的速度要快于新奇隐喻,这说明长期频繁的语言接触使得理解简化为一种基本的一般化的频次效应。^③丹尼尔·桑福德(Daniel Sanford, 2008)在其博士论文中,以基于使用的语言观为理论支撑,以基于使用的研究范畴作为研究方法,以大型语料库为工具,探讨频次对隐喻的影响,验证了基于使用的隐喻观,即隐喻是受语言频次驱动的,是基于使用的。^④张韧(2007)的《转喻的构式化表征》和唐树华(2010)的博士论文《有些隐喻为什么不可能——汉英谓语句物性形容词隐喻拓展异同成因探析》均将基于使用的研究方法运用到隐喻研究中。这些相关研究为今后从基于使用的视角研究外语教学中的隐喻习得提供了启示。

(三) 本文的研究纲领

基于使用语言观理论,本研究探究频次对外语学习者隐喻习得的影响,具体研究问题为:①频次对隐喻的接受性是否有影响?②频次对隐喻理解是否有影响?③频次对隐喻应用是否有影响?本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方法,从某外语类本科院校选取107名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年龄平均在20.3岁,均通过大学英语4级考试,已经学习英语时间大约为10.6年。

本研究使用了三份问卷。每份问卷均包含3部分:指导语、个人简况以及英文版隐喻句式表达。问卷中所选用的隐喻表达是由桑福德(Sanford)博士基于五组具有相同目的域,但源域不同的基本隐喻而编写的,他根据关键词搜索法利用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确定这10个基本隐喻在日常语言表达中出现的高低频次。^⑤问卷一,即英语隐喻句可接受性问卷包含40个隐喻表达,也就是包含20组高低频隐喻句,并采用了李克特五级形式,选择完全接受得5分,通常可接受得4分,有时可接受得3分,通常不接受得2分,完全不能接受得1分。问卷二,即隐喻反应时间问卷包含30个语句,即15组高低频隐喻句,但均来自问卷一。此外该问卷还包含一张答题纸,在测试参与者理解隐喻表达所花费时间的同时需要参与者写下对这些语句的理解。此实验借助了心理学研究中普遍使用的E-Prime 2.0测试软件。问卷三,即英语隐喻创造性问卷仅包含5组句子,要求参与者仿照例句将句子补充完整。

在正式进行测试前,随机抽取了30名非英语专业学生,使用20组高低频隐喻表达去测量学生的接受程度,并事后对10名学生进行了采访,结果发现有五组句子比较晦涩难懂,在尽量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使之更容易被学生理解,同时将改过的句子用邮件发送给桑福德博士,征求其意见。同时将E-Prime2.0测试软件程序编写好并将其安装在语音室的40台电脑上。随后对参与调查的任课教师进行了严格的培训,统一了指导语。

三个测试均是在三个不同班级的英语课堂上进行的,同时每个测试时间长度不一。测试一要求在30分钟内完成,共40名学生参与;测试二要求在45分钟以内,共32名参与者;测试三则是10分钟内,共35名参与者。在每次测试结束后,均会剔除回答不完整或者有明显应答定势的问卷,最后共获得96份有效问卷。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受试者在高低频隐喻语句表达接受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如表1所示,配对样本T检验的总结果 p 值 $<.00$,这说明参与者对高频隐喻语句表达的接受度明显高于低频隐喻句表达。但具体到每个小组,则只有三组:组1、组3、组5(people are plants/people are batteries; the mind is a machine/ the mind is a body; hope is a light/ hope is a child)呈现出显著性差异,而另外两组:组2、组4(Competition is war/Competition is racing; Ideas are food/ Ideas are writing)无显著性差异。

表1 高低频隐喻可接受度的差异

	频次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自由度	t 值	p 值(双尾)
组1	高频	34	3.71	0.632 07	33	5.04	0.00
	低频	34	2.82	0.923 82			
组2	高频	34	3.13	0.736 62	33	-1.22	0.23
	低频	34	3.27	0.689 11			
组3	高频	34	3.74	0.755 00	33	5.53	0.00
	低频	34	3.09	0.753 82			
组4	高频	34	2.86	0.769 18	33	-1.04	0.31
	低频	34	3.01	0.755 00			
组5	高频	34	3.81	0.758 93	33	3.74	0.00
	低频	34	3.22	0.867 70			
总体	高频	34	3.45	0.398 75	33	5.48	0.00
	低频	34	3.08	0.586 96			

注:当 p 值 ≤ 0.01 时,说明两者之间呈现显著性差异;反之,则无显著性差异。(下同)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说话者的语言经历在对语言的接受度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与桑福德(2008)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在有关语言接受度的研究中,有这

样一个发现：语言使用者依据语言表达的可能性来对其是否可以被接受做出判断。一个话语表达所依据的范式出现频次越低(不管这个范式是某个具体的片段序列，一串词素，还是某个特定的源域-目标域隐喻映射)，它的可被接受度越低，因此它的范式(pattern)就越不可能被强化为一个图式。^⑥本研究中的中国外语学习者也依赖其语义的便利和可能性来判断一个隐喻表达是否可以被接受。因此，源于低频的根本隐喻(underlying metaphor)所产生的语言表达被接受的程度更低，因为他们不易在语言使用者头脑中被固化成图式。

在本研究中，有两组高低频隐喻是与假设相悖，即高频隐喻组的被接受程度低于低频隐喻组。它们是组2和组4。以往的国外实证研究中也出现这种例外。桑福德给出了一个解释：实验参与者认为这两组隐喻表达基本从字面意义上基本就可以理解，也就是通常竞争被认为如竞赛一般，想法就如写作一般。在中国，这样的隐喻映射也是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因此中国外语学习者也出现了这样的结果。

(二) 受试者高低频隐喻理解反应时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2显示配对样本T检验的p值为.013，这说明受试者理解高频隐喻所用时间明显少于理解低频隐喻所用时间。具体到每一小组来看，受试者理解低频隐喻所用时均多于他们理解高频隐喻所用时，但第2组和第5组未呈显著性差异(Pair 2: *Competition is war* and *Competition is racing*; and Pair 5: *Hope is a light* and *Hope is a child*)。

表2 高低频隐喻理解反应时的差异

	频次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自由度	t 值	p 值(双尾)
组 1	高频	31	14 509.29	7 214.01	30	-2.999	0.005
	低频	31	21 659.26	14 755.39			
组 2	高频	31	22 307.38	11 396.52	30	-1.837	0.076
	低频	31	34 553.96	37 348.37			
组 3	高频	31	17 801.03	9 381.75	30	-3.521	0.017
	低频	31	23 330.43	11 916.32			
组 4	高频	31	18 762.35	9 654.63	30	-2.899	0.007
	低频	31	23 778.98	11 555.04			
组 5	高频	31	16 677.45	8 231.96	30	-1.421	0.166
	低频	31	19 091.98	9 752.91			
总体	高频	31	19 168.40	2 005.09	30	-2.625	0.013
	低频	31	23 325.99	3 414.85			

本实验结果证实频次对外语学习者理解隐喻用时作用显著，这与国外相关研究结果相吻合。埃利斯(Ellis)认为频次是决定语言习得成败的关键。^⑦哈得森(Hudson)认为，语言现象的出现频率对于学习者的认知结构有着重要的作用，频繁接触语言和进行操练直接影响到学习者语言中的流利程度和语法的准确性，学习者对语言输入中反复体验接触到的大量的形符(token)进行加工并作为类符(type)储存起来，之后再加以概括和抽象，

最终形式图式。^⑧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就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基于人生体验的。因此高频的接触和输入的具体语言表达就会被概括和抽象,被固化成图式储存在头脑中,并处于显要位置。学习者一旦接触基于这一图式的具体语言表达,这一图式便会在头脑中快速激活,从而是学习者快速理解。根据急于使用的语言观,隐喻就是一种储存在头脑中的高度固化的图式。高频隐喻的可接受性高、理解所花时间短以及创造性应用程度高便印证了这一点。

具体到每一高低频隐喻表达组中,两组呈现例外,即:组2和组5(Competition is war vs. Competition is racing and Hope is a light vs. Hope is a child)。这一结果与国外的相关研究结果相似。桑福德(2008)在对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进行实验调查时,也出现这一异常现象,但只有一组,即 Hope is a light vs. Hope is a child,对于这一不同,应该是实验参与者和实验环境的变化。魏耀章(2007)实验发现中国英语专业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外语水平对其隐喻理解有显著作用。^⑨

(三) 受试者在高低频隐喻产出上存在显著性差异

表3是受试者的高低频隐喻产出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从总体情况来看,P值小于.000,为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受试者的隐喻产出中,产出高频隐喻数量显著多于产出的低频隐喻数量。具体到每一组而言,组1(*People are plants* and *People are batteries*),组2(*Competition is war* and *Competition is racing*)和组4(*Ideas are food* and *Ideas are writing*)未呈现显著性差异。

表3 高低频隐喻产出数量之间的差异性

	频次	人数	平均值	标准差	自由度	t值	p值(双尾)
组1	高频	31	0.1290	0.34078	30	0.812	0.423
	低频	31	0.0645	0.24973			
组2	高频	31	0.3871	0.49514	30	-0.387	0.702
	低频	31	0.4516	0.50588			
组3	高频	31	0.6129	0.49514	30	6.892	0.000
	低频	31	0.0000	0.0000			
组4	高频	31	0.0645	0.24973	30	1.438	0.161
	低频	31	0.0000	0.0000			
组5	高频	31	0.5484	0.50588	30	6.036	0.000
	低频	31	0.0000	0.0000			
总体	高频	31	1.74	0.8932	30	6.281	0.000
	低频	31	0.52	0.5698			

此结果表明,在二语学习环境下,受试者产出的高频隐喻表达明显多于低频隐喻表达。这也为基于使用的隐喻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对于本实验中未呈现显著性差异的一组为 *Competition is racing vs Competition is war*。桑福德在其以英语为母语的实验研究中用以下两点原因解释了类似例外情况:(1)所出的测试题是开放式的,即给出

一个句子的上半句,后半句由受试者补充完整,没有任何限制或提示。^⑩这就意味着受试者会给出各种各样的隐喻式答案;(2)对应隐喻的目标域所给的句子提示词只有一个,这也使得受试者在给出答案时就高度依赖这个具体的提示词。因此若是一个目标域下给出多个提示词语,这样受试者所提供的答案就会更有力地支持这一假说。

此外本研究中,具体高低频隐喻小组的检验结果与国外以英语为母语的研究实验结果也有一些出入。刘丰(2010)在《隐喻跨语言表征的可接受性实证研究》中指出,隐喻具有动态性和适应性,语言使用者在其社会文化环境的基础上建构其概念隐喻,概念隐喻会产生跨语言和跨文化的表征异化。^⑪所以中国英语学习者产出的隐喻式表达与英语母语者所产出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不一致的。这也可以解释在国内实验研究中结果与在国外相关实验研究中所出现的差异性。魏耀章(2007)在其博士论文-认知能力与语言水平对中国英语学习者隐喻水平的影响一文中也指出学习者认知能力和语言水平对他们的隐喻产出呈现显著性相关,尤其是认知能力在隐喻产出的数量、合适性以及创新性上相关性更大。^⑫

三、结 语

本研究表明,外语学习者隐喻习得是基于使用的,隐喻也像其他语言结构一样,是从使用中涌现而来,隐喻强化是基于范例,受频次驱动。这一基于使用的隐喻习得观为培养和提升外语学习者隐喻能力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二语习得中隐喻教学的重点不是只关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隐喻系统的异同,而是通过各种方式让学习者多接触隐喻表达,提高学习者对隐喻的接受度、减少隐喻理解所花时间以及提高隐喻创造力,从而提高他们的隐喻能力。因此,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借助互联网平台,及时为外语学习者提供时效性强的原汁原味的英语材料,这对于提高他们的隐喻能力是意义非凡的。

第二,对于外语学习者来说,基于范例和受频次驱动的隐喻的构式和固化也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母语迁移,语言水平和认知能力、学习风格等,因此将干扰因素影响最小化也是未来隐喻教学中的一项任务。当然,隐喻教学中显性的英汉两种语言中的不同隐喻对比教学也是不可完全抛弃,但应该是一种辅助性的。

总之,基于使用语言观为外语学习者隐喻习得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从而能够有效提升他们的隐喻能力。这对最终提升外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意义非凡,对打造新时代中国复合型外语人才具有推动作用。但在未来的研究中,建议扩大受试群体,自建语料库,进行动态研究等,将会使研究结果更具有推广和参考价值。

注释:

⑩ 严辰松:《语言使用建构语言知识-基于使用的语言观概述》,《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年第11期,第1-9页。

⑫ Svanlund, J: *Metaphor and conven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07, 18(1), pp. 47-89.

- ③ Hoffman, Robert: *Recent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on Figurative Language*,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984: 433 (1), pp. 137 - 166.
- ④⑥⑩ Sanford, Daniel *Discourse & Metaphor: A Corpus-Driven Inquiry*, Corpus Linguistics & Linguistic Theory, 2008, pp. 209 - 234.
- ⑤ Lakoff, George, Espenson, Jane, & Schwartz, Alan: *The master metaphor list*, Draft 2nd ed. Technical Repo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1991.
- ⑦ Ellis, N. C: *Frequency effects in language processing: A review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ories of implicit and explicit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002, (2), pp. 143 - 188.
- ⑧ R. A. Huston: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⑨⑫ 魏耀章:《认知能力与语言水平对中国英语学习者隐喻水平的影响》,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 ⑪ 刘丰:《隐喻跨语言表征的可接受性实证研究》,《扬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110-116页。

(魏清,女,1986年9月出生,山东枣庄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大学外语教学)